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某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字却不細向掌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做洽

字和已有冷意更下冷字不得緣他先讀更多所以看愈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愈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拂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平者亦未爲全良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脩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

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
及。其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
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是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
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
語最好。其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
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
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
猶馬遷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
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
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
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
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
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
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
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
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
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
權謀也。用功利也。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

聖賢以六經垂

一涵心
古之

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
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
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
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
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
矣○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
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
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
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蹤矧
是丹青孰形心曲惟筆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
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
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
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太柄大愚以一
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
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下心下邊屬人心一邊屬道
心那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
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

破其輩代之下語只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會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失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其曰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爾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字又問陸尊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

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
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
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
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採
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
人性質有不同或有曾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
出來友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
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
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
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
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
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
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
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
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
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
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
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
之此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
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麓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金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一齊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麓惡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已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念慮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做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未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高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

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
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法所謂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須是先克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
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
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
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其底
語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
爲學者有一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
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
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
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
話○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未差了便如此
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
掣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
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
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
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

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
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曾說其精神亦
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
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簞便危殆也山
上有水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
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
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于靜君子喻於義曰義
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
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
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
占得多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
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
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
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詩之識卓絕
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南軒云仁吾道
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
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輔漢卿
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

源流
皆有
成法

斯道
有望
於直
卿

為政
能舉
先王
已墜
之典

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
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
處即自可默會矣○陳才卿下室蕭然有以自樂
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
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
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
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
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廖德
明學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
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
○方賓王為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月
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一說易中
庸其子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晏
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
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
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李通之來
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
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
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習極乎道德性

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
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
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
通焉異篇輿傳微辭遂肯先令計究而後折衷先
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王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
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
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珞門下
生末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
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
也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
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
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
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
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輿昔人所不能讀者一
見卽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
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
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

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褻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本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

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默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

神默
不魏
父師
之託

三世
一轍

屢進
力扶
大義

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
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
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
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
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
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
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
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
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
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董氏訓曰勸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

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

所以教其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

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勸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

以開明善類為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潜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
生心得其傳洋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

衣被
萬世

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不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繆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仇胄立禠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書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者，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

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轟然于茲乎？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太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頤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言而成言，惟且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

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
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
舛譌牴牾之相承旣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
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
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
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
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
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
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
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許衡字平仲號魯齋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
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
昭聞于時官諸曹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
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
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
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
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
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開世
太平
之功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
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誦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
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
之深有默契于中遂工千寫以還聚學者謂之
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
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
掃張到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
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
生亦早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
盛暑不廢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水陸理順美
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
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
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
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
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
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
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
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

堯舜其民爲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
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
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
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
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
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焉之而
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
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
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
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
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
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
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定夫抗萬
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止公先得朱子之書伏
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
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
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
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字幼清號草廬

邵庵虞氏曰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陋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渡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髻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

乏○許文止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寔失其舊先生繼至深閱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遊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夫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者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侯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

世又豈下才下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
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基學統
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
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
而署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
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性理大方書卷四十二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三

學

小學

先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

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自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
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
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
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太學之法以豫爲先蓋
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書至論日陳
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

大學
之法
以豫
爲先